

短暫的愛與永恆的情

江河水

，是一種永遠藏在心中的愛，時時都會睹物思情，看到某種情景，心中就會浮起愛人的影子。這樣的愛，是永恆不變的，特別是當愛人已不在身邊的時候。

不過，古龍在雜文中也寫過這樣的話：「情人雖是新的好，但朋友總是老的好。」在真實的人生裏，和寫在小說中的話語，是截然不同的。真實的人生，很多時都會喜新厭舊，就像張國榮唱的歌詞那樣，都只想做個暫時的情人。

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兼散文家培根（Francis Bacon）說：「妻子是青年時代的情人，中年時代的伴侶，暮年時代的守護。」他話裏的情人，才是永恆的情人。永恆的情人，要怎樣才能做到？

第一個直接從西班牙原文把《堂吉訶德》翻譯成中文、著有散文集《我們仨》的楊絳，她在吳學昭著的《聽楊絳談往事》中曾說：「夫妻該是終身的朋友，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

的關係，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該是能做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情人而非朋友的關係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夠朋友，只好分手。」要做一對持久的夫妻，必須具備的條件，就是除了短暫的情人的愛之外，還要有永恆的朋友之情，才會白首偕老。

古龍說的情人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兩者如能結合起來，就是夫妻間永恆的愛了。或者要如十七世紀的瑞典神學家史韋登伯格（Swedenborg）說的：「愛情存在於奉獻的欲望之中，並把情人的快樂視作自己的快樂。」但人間真能做到這樣的情侶又有多少？所以當我們在路上看到相敬如賓或者相互扶持甚至手牽着手的老夫老妻時，應該多加尊敬啊。

當我們聽到年輕愛侶的對話是這樣時：「我頭髮白了的時候，你還會愛我嗎？／為什麼要等到那個時候？我現在就很愛你呀。」「你愛我有多深？／你今天需要多深？」我們就知道，那情那愛，極有可能是短暫的。

馬勒的愛情

李夢



兩年前的情人節，此欄與各位分享了畫家筆下愛的模樣，今天我們來談談音樂家的愛情故事。

說到因愛而生的曲目，筆者可以舉出不少，例如蕭斯塔高維契寫給首任妻子的第七弦樂四重奏，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月光》，還有蕭邦為人熟知的第二鋼琴協奏曲慢板樂章，等等。作曲家固然創作風格各異，可面對愛情的時候，卻從來免不了走入一唱三嘆的纏綿情境中，將旋律揉捏成浪漫而不乏詩意的形狀。

奧地利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一八六〇—一九一）平素性格古怪，一旦遇見愛情，也不自覺地收起另類強硬的暴脾氣，面對小自己二十歲的愛人阿爾瑪情難自已，將《第八交響曲》題獻給她（這是馬勒唯一一首標明題獻者的交響曲），還將《第五交響曲》中的慢板樂章說成是「寫給阿爾瑪的情書」，其間的朦朧與傷感、哀怨與迷離，使這一樂章格外受到後世導演喜愛，曾在《魂斷威尼斯》等以愛情為主題的電影中頻頻出場。那些抒情的長樂句綿長幽怨，直將聽者引入懷想慨嘆的情境中。

不少敏感又心思重的音樂家總不免在愛情中經歷折磨考驗，馬勒與阿爾瑪也不例外。如果你以為比這位奧地利作曲家小二十歲的阿爾瑪是以崇拜者和仰慕者的身份出現在馬勒的生活中，那你就想錯了。與馬勒結婚不過是阿爾瑪八十五年人生中遭遇的其中一段不長不短的愛情，這位名噪一時的維也納交際花怎會甘願畢生以「馬勒夫人」的身份自居呢！

馬勒與阿爾瑪的初遇，在一九〇一年的維也納國家歌劇院。二十二歲的阿爾瑪出身名門，在維也納藝文圈中不乏追求者，其中便有以畫作《吻》聞名的畫家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出身優渥、長相優雅漂亮的阿爾瑪自然不會將馬勒放在眼裏，她毫不留情地指出馬勒作品中的不足之處，儘管對方當時已是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藝術總監。馬勒偏偏對這位大膽的女孩子一見鍾情，見面當晚向她求婚，用了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便娶



▲馬勒與妻子阿爾瑪 作者供圖

得美人歸。儘管阿爾瑪明白馬勒與自己不論出身抑或性格都有顯見的差異，卻還是甘願走入這場婚姻，或許因為她太喜歡音樂吧。據她本人回憶，她初初聽到丈夫創作的《第三交響曲》時，竟「被一種無可名狀的興奮驅動……只願永遠陪伴在他身旁」。

只是，阿爾瑪的這個「永遠」還是說早了些，那時的她沒有想到丈夫雖說已享享盛名，卻因童年不順遂的成長環境而時時受到不安全感的滋擾。他固然喜歡阿爾瑪的迷人漂亮，卻希望婚後的她拋下社交圈中光鮮盛景，甘心做一個溫良賢惠好妻子。因此，他勸阿爾瑪為他抄譜，做他的賢內助，卻獨獨不願阿爾瑪實現她少時的作曲夢想。殊不知，家庭與子女，從來都不是阿爾瑪的首選。

由此看來，馬勒很有些大男子主義性格，可阿爾瑪偏偏不願滿足他的「直男」訴求。因此，這段婚姻僅僅維繫十年，便以馬勒因病離世而收場。其間，這位敏感多疑的作曲家從未停止對妻子婚內出軌的猜忌，甚至需要向著名的心理學者弗洛伊德求助。我不難理解馬勒對於這段老夫少妻婚姻的擔憂，更同情於他身處備受煎熬的婚姻情景中，仍能相繼寫出數首堪稱偉大的交響曲。從莫扎特到舒伯特再到馬勒，折磨損耗自己的短暫生命而為後世樂壇增添華彩的音樂家不乏其例，這也愈發令到自詡樂迷者如我感慨於藝術與生命的牽絆與糾葛。

製，裝杯，送上醃枱。全程已從電視看過，品質和手工泡的差不到哪裏去，也不會冷不防出現「驚為天人」的絕佳滋味。我看了一眼對面的麥當勞，那裏的咖啡，從前小杯才一塊錢，添杯免費。我向姑娘點點頭，離開，走進麥當勞。如果不是友人已抵達，我是會買一杯的。一次沒有結果的「計較」就此結束。

計較是必須的，這就是生活的歷程。熙熙攘攘的年货攤前，我曾想替老妻買「麝香止痛貼膏」，看說明書，只有暫時緩解之效，而老妻的腿痛，據說起於骨質增生，治標無用。放棄了。又打算買一台細葉榕盆景，置於書房案頭。想及一旦外出逾月，沒人澆水，可能枯死，又放棄了。還問了水煮花生的價錢，瓜子的價錢，蛋卷的價錢，都沒有買，理由是路遠，不想提著擠巴士。

火柴吟

劉荒田



春節前，和友人去三藩市的唐人街逛「擺街會」，友人欲買水仙花，卻沒有。我買了三枚菜果（又稱菜頭、椰菜果）。太太吩咐的，她說家附近的菜店雖有，但質次價高。回到家，太太看了貨，滿意地說，價錢便宜一半，而且新鮮。於是高興起來。進門前的心境，套蘇東坡的說法，叫「不憂亦不懼」，雖無嚴重不妥，但不合時宜，終於發現，買了好菜又省下一元八角這一芥末之事，讓我獲得足以配合過年氣氛的高興，更加高興。卡繆云：「幸福就是對生活的最高熱愛。」

懷著高興讀紀弦的散文詩《火柴吟》，竟從扶手椅上跳起來，叫道：我也是火柴！「我終於含笑欣然施禮，向一個正在吸紙煙的奇醜之極的婦人借了火。我想：何吝惜之有呢？亦非美德之一種。盡可能地節省一根火柴總是好的，而自己剛才想擦的也許正是舉世所期待着和因而得救了的根吧？……」它肯定成於靈機一動而非處心積慮，除了「奇醜之極」一詞有恩將仇報之嫌，使人稍稍敗興外，實在妙不可言！

刹那的心機，稍縱即逝的思緒，聚焦於「計較」。而普通人波瀾不驚的生活，不植入五花八門的計較，如何打發呢？即如今天，我自己不用其樂，一路也是這般的。走進唐人街之前，在市場街等候朋友，他還在穿過海底隧道的地鐵中。我信步而行，看到一家簇新的咖啡店，它的廣告標明「全部服務由機器人包下」，進內看個究竟。一位貌似日本人的女郎站在門前，向我鞠躬問好。我連忙聲明：「看看再說。」她是「聾子的耳朵」，充其量是「託兒」。我抬頭讀價目表，從普通咖啡到拿鐵、濃縮咖啡，每一杯從四美元到四點五美元。顧客自行在觸屏上落單，以信用卡付帳。以落地玻璃密封的工作間內，機器人施展長臂，敏捷如猿，按鍵磨豆，泡



十六年前的愚人節當天，在香港文華酒店二十四樓跳下身亡的張國榮，他曾在《不羈的風》這首歌中唱着：「從前如不羈的風不愛生根／我說我最害怕盟誓／若為我痴心便定會傷心／我永是個暫時情人」。歌曲雖然這樣唱，但是張國榮的歌迷對他的痴心喜愛，經過十多年後卻依舊未變。

愛，有時就是這樣，就算永遠也不可能得到心愛對象的垂青，個人的痴情卻永恆地存在內心。這是一種崇拜式的深情，出現得特別多的，是在娛樂圈裏對影視歌星的偶像那一份不變的感情上。有些時候，連對自己的真實情人都缺乏這樣的深情。

武俠小說作家古龍在《多情劍客無情劍》裏這樣寫着：「雪，又在落了。雪花輕輕地灑在窗子上，宛如情人的細語。」文字裏透出的



橫過太平洋，從萬隆回到廣州，站在街頭上，整個環境，跟我原來熟悉的客觀現實完全不同了。頓時有點迷惘，剎那間，我又掉進赤道氛圍內了。

聽父母親提起，日本南侵，從荷蘭手中奪取印尼，我出生時，萬隆炮聲偶然隆隆。我已經不記得當時的情景，只知道那時父母親已從小鎮蘇橫（Subang）搬到印尼的大城市萬隆（Bandung），我們家一共九個兄弟姊妹，我是第七個；而大姐在我小學快畢業的時候，因受雨襲，引發急性肝炎，送到當時萬隆荷蘭人辦的、最好的醫院，本來以為沒事，不料住了幾天，病情急轉直下，忽然有一天噩耗傳來，大姐因流血過多，不治。那時我還小，具體的細節不記得了，印象最深的是，母親嚎啕大哭，在車上掙扎着想爬起來，去看看到底是哪一個護士害死的，因為傳來的消息說，值夜班時所紮葡萄糖水的針頭脫掉，無人理會。大姐和大哥，本來是寄居在蕉嶺鄉下，有外祖父母看護，父母親當時在蘇橫當店員，立腳未穩，等到搬至萬隆，開了一間店舖，生活開始安定些了，才把大哥大姐接過去。當時是一九五〇年，出入環境相當自由。

而在我之後，小弟紹賢和小妹麗霞相繼出世。其實，在我之前，還有一個哥哥，但不幸夭折了。連他是什麼樣子，我都完全不清楚。自我記事開始，就生活在父母兄弟姊妹齊全的家庭裏。

那時的感覺，萬隆是熱帶天氣，全年只有旱季和雨季，沒有春夏秋冬之分。到十幾歲了，還都一直穿著短袖短褲，習以為常。那時我所接受的客觀環境，除了旱季，就是雨季了。我以為全世界的天氣也都是如此的。也不能說我少見多怪，那時的資訊大不如現在發達，也沒有多少人外遊見世面，偶然聽說外面的世界有大雪紛飛的冬天，看到結冰的場面，不由得大奇，而且嚮往；至於寒冷，完全沒有一點感性認識。

我的天地是那麼窄小，那時，家門到學校門，兩點一線，便是我的活動範圍。

我們家是荷蘭式平房，前院是一塊開放式大草坪，有齊腰矮圍牆圍住，到中間，因為要開店才斷開，以令客人出入方便。沿短圍牆有一列花槽，種着各種熱帶花卉，如大麗花、玫瑰花、月季花等等；後院也是有高

高圍牆的露天院子，那是一片磁磚地，下雨時，我跟弟弟有時便會順着雨勢，在地面上滑翔。在廚房上面，有一株高高的柚子樹，會結果，但柚子不甜，沒人摘來吃。有一次，不知從哪裏蹿來一隻猴子，在樹枝間跳來跳去，一面吱吱亂叫。我們下面吼着驅趕，牠也不慌不忙，瘋玩了一會，也許是玩夠了，只一跳，便跳到隔壁，不見了。

在後院，靠近飯廳，本來高高掛着一個鳥籠，裏面養着一隻喜鵲，經常在籠子裏一面清脆鳴叫，一面跳來跳去，充滿生氣。這隻喜鵲是紹弟無意中抓到的，四姐給他餵食時，一時忘了關上籠門，飛走了。只見牠飛到家門前的小樹叢，紹弟躡手躡腳靠近過去，那鳥兒何等機靈，只一振翅，便飛向鄰居高高的木棉樹上，顧盼自豪。眼看牠不回頭了，紹弟大怒，又不敢對四姐發作，於是悄悄地，用粉筆在她自行車尾寫上：「涂麗唯偷走了我的鳥！」

其實，我自己也曾和少年時代的當地好友吾棍（Engkun，其實他全名叫Kuntisno，不過大家都簡化成Engkun）私下跑到鳥市，去買鴿子。我把鴿子養在鴿子籠裏，平時就放牠們出來，鴿子們在我家屋頂上徘徊，顧盼自豪，一面咕咕亂叫，不知是求偶，還是什麼的。一揚手，牠們便振翅高飛，在藍天上翱翔，過一會又紛紛回落在屋頂上。在鳥市買那對灰色的鴿子時，鴿販還會即場表演，把雌鴿握在手中，讓雄鴿飛走，然後握着雌鴿搖搖，那雄鴿在中轉了一圈，接着便俯衝着飛下，停在雌鴿旁邊。吾棍嘆道，看見

，約有過萬名士兵倒斃在途中。這就是二戰史上著名的「巴丹死亡行軍」。

島上好靜，似乎能聽見當年滅寂時的悲壯。我為走向巴丹死亡之行還能活下來的溫萊特將軍及生者感到萬分慶幸。他們還活着，那種生命還在繼續延續的幸運，或許會成爲他們未來一生中真切的感受。

重回當年赤道時

陶然



▲萬隆常年熱帶天氣，當年住處附近種滿杜蘭花等各種熱帶花卉

作者供圖

高圍牆的露天院子，那是一片磁磚地，下雨時，我跟弟弟有時便會順着雨勢，在地面上滑翔。在廚房上面，有一株高高的柚子樹，會結果，但柚子不甜，沒人摘來吃。有一次，不知從哪裏蹿來一隻猴子，在樹枝間跳來跳去，一面吱吱亂叫。我們下面吼着驅趕，牠也不慌不忙，瘋玩了一會，也許是玩夠了，只一跳，便跳到隔壁，不見了。

在後院，靠近飯廳，本來高高掛着一個鳥籠，裏面養着一隻喜鵲，經常在籠子裏一面清脆鳴叫，一面跳來跳去，充滿生氣。這隻喜鵲是紹弟無意中抓到的，四姐給他餵食時，一時忘了關上籠門，飛走了。只見牠飛到家門前的小樹叢，紹弟躡手躡腳靠近過去，那鳥兒何等機靈，只一振翅，便飛向鄰居高高的木棉樹上，顧盼自豪。眼看牠不回頭了，紹弟大怒，又不敢對四姐發作，於是悄悄地，用粉筆在她自行車尾寫上：「涂麗唯偷走了我的鳥！」

其實，我自己也曾和少年時代的當地好友吾棍（Engkun，其實他全名叫Kuntisno，不過大家都簡化成Engkun）私下跑到鳥市，去買鴿子。我把鴿子養在鴿子籠裏，平時就放牠們出來，鴿子們在我家屋頂上徘徊，顧盼自豪，一面咕咕亂叫，不知是求偶，還是什麼的。一揚手，牠們便振翅高飛，在藍天上翱翔，過一會又紛紛回落在屋頂上。在鳥市買那對灰色的鴿子時，鴿販還會即場表演，把雌鴿握在手中，讓雄鴿飛走，然後握着雌鴿搖搖，那雄鴿在中轉了一圈，接着便俯衝着飛下，停在雌鴿旁邊。吾棍嘆道，看見

戰爭島

江揚

帶在那裏遊走。望着扭曲的鋼筋，纍纍的彈痕，這個曾經發生過多麼慘烈的戰場，如今，沒有了士兵，沒有了屍體，沒有了了一地的血跡。一切都沒有了。往事就像這風，一旋而悠悠遠去。但你能感知到，它在人們心裏引發的驚濤駭浪。

墓地前，一隻黑白相間的花貓竄到我的面前，直瞪瞪地望着我。我不敢再往前走一步，一個生命對死亡的本能敬畏，讓我默默地佇立着。那一刻，整個世界一片靜謐。

小船載着我們慢慢駛離命運多舛的戰爭島。身後，海水不絕地流過，似在永無休止地洗刷戰爭的傷痛。戰爭島在我的視線裏越來越遠。歲月悄然，就像這海水一樣無聲滑過，悠然流去。但它留下了永遠抹不去的記憶，並無聲地刻寫着……

我在我心裏默默地祈禱，戰爭島從此再沒有戰爭。

美國終於奪回了戰爭島。登陸後的麥克阿瑟大聲喊道：「我回來了！」海風在舊軍營旋起了一股，竟然像一根飄

，約有過萬名士兵倒斃在途中。這就是二戰史上著名的「巴丹死亡行軍」。

島上好靜，似乎能聽見當年滅寂時的悲壯。我為走向巴丹死亡之行還能活下來的溫萊特將軍及生者感到萬分慶幸。他們還活着，那種生命還在繼續延續的幸運，或許會成爲他們未來一生中真切的感受。

誓言終於兌現。一九四四年底，麥克阿瑟率領大軍踏上了重返菲律賓的征途。在他看來，科雷希多這個美軍被迫投降的島嶼不拿下來，他心中的死結就永遠打不開。

一九四五年初春的一個早上，天剛剛放亮，馬尼拉灣的晨霧徐徐升起，美軍的艦炮如同雨點般落在小島上。轟炸機和攻擊機將炸彈傾瀉到所有的軍事設施和炮兵陣地上。接着，大批傘兵從天而降，現身在島上的各個戰場，擊斃日軍四千五百人。

(下)